

自由派外科醫師 變身

文 / 林英超 臺中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



■ 從捲髮醫師變身慈濟師兄，林英超學會用感恩的心，透過醫療的視窗觀看世界。攝影 / 賴廷翰

行醫多年，進入臺中慈濟醫院約四年半時，感受最不一樣。一直以為自己屬於「自由派」的外科醫師，但看著新醫療大樓平地而起，心中竟有一分油然而生的悸動，這分易感的心情，應該跟多了「濟英師兄」身分有關。

記得很清楚，當年我來臺中慈院報到，也是在即將啓業時，初來乍到，很多人都問我，為什麼要到慈濟醫院？事實上，一開始我一點都不了解慈濟在做什麼。還沒來到慈濟的我，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很謙虛，但內心卻自信滿滿的醫師，我雖然知道慈濟在做善事，但似乎完全和我的生活沒有關聯。

面談的情景彷彿還在眼前，在當時的許文林院長及基金會的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前，我不但頂著一頭自以為瀟灑的「人工捲髮」，還一付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樣，自認為可以處理所有神經外科大小手術。

那時的我，總以為只要對自己負責，不需要宗教，我為病人好，把病醫好就可以了；因此，我一直想找一個地方，能讓我真的醫病也醫人。這地方很難找，卻讓我找到了，我在慈濟世界，看到感恩的心，那麼多發心的志工菩薩，每件事、每分情，都可以讓我感動許久。

人文營、精進營，讓我了解了原由，也看到上人的法在大家身上實現，所以我發願也要作上人的弟子，能讓我我在慈濟醫院，真

的醫病，也醫人。沒想到當我開始用上人的法，用感恩的心來看這個世界；我的世界也因此美好起來。

一路走來，現在當遇到逆境，我就會想到「是非當教育，讚美作警惕，嫌棄當反省，錯誤作經驗」；面對低潮，我知道「人生最大的成就，就是從失敗中站起來」；遇到值得喜悅的成就，則用「願要大，志要堅，氣要柔，心要細」來自我勉勵。

我雖然無法像許多師兄姊一樣，發心作志工、投入環保，只能堅守醫療崗位，盡力做到上人期許的「拔苦予樂」，更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以佛心師志為我的心志，常保初心，有心更用心。

於是，當結束長達十二小時的門診，我拖著腳步離開診間，身體是疲累的，但內心卻總是盈溢著滿滿的喜悅。

一位脊椎手術後常因背痛就醫的老菩薩，每次都由子女陪同看診，女兒告訴我，媽媽每次看完門診回去，總會好個十來天。這是件很奇妙的事，常有病患說，十多年的背痛，來吃幾星期的藥就不痛了；一直治不好的暈眩症狀，來幾次門診就有改善。

我總開玩笑的說，可能是我的藥有魔法。其實我心裡明白，真正改善病患不適的原因是真誠的傾聽、適當的回應，加上了解的笑容，往往這就是最好的良方。

身為一個神經外科醫師，我從不喜歡板著臉看診，因為，那沒



■ 真心關懷病人，是林英超醫師讓病人健康出院的「魔法藥方」。攝影／曾秀英

■ 林英超醫師（右一）完成受證，從自由派醫師變身為「濟英師兄」，林醫師用感恩的心來看世界，世界也因此美好起來。攝影／賴廷翰



辦法看到人的內心，反而和病患閒話家常，傾聽他的生命故事，是我在診間最喜歡做的事。在輕鬆自然的對談中，了解病人那裡不舒服？為什麼不舒服？又是什麼原因一直好不了？那樣的交流所產生的喜悅，是我從事醫療工作的一大動力，鼓勵我不斷的精進。

我是個喜歡在診間大笑的醫師，病痛已經讓人很苦了，如果連醫師都笑不出來，又怎能拔病人的苦？抱著這樣的想法，慢慢地，我的病人就像是我的朋友，他們總是樂意跟我分享，不論是開心的事，還是抱怨小孩不聽話……

「有能力去幫助別人，是值得慶幸的」、「每一天都是做人的開始，每一個時刻都是自己的警惕。」當初參加人文營後，發現慈濟的美，感恩的心，也自省到自己的易怒、自負是一大無明，因此，我發願作一個慈濟人，讓一個自由派的外科醫師變成了法號「濟英」的師兄。

醫院同仁看到我的改變，除了讚嘆，更讓一些醫師了解慈濟的好，進而發心作慈濟；每次夜深時分，下班時經過新醫療大樓，站在它面前，看著急診及大門，心中總是充滿歡喜，過去的辛苦也變成幸福，「甘願做、歡喜受」，相信未來仍有不斷的挑戰，但我知道我的慈濟路也會一直走下去。🌱